學術界近年興起中產「下流化」的討論。究竟香港的中產階級,是否出現這現象?單從統計處數字,感覺還算良好。論就業收入,在 一年第四季,個人收入達三萬元或以上的就業人口,佔百分之十點七。到 九年第四季,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十二點四。同時間,一萬至三萬以下的中等收入就業人口,由百分之十三點九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二點二。而一萬元或以下的就業人口,只是由百分之四十五點五微升零點一。故此,單看就業收入分布,未見中產有下流現象,倒是有輕微的上流。

再看中產的就業職位。根據統計處分類,經理及行政人員、專業人士及輔助專業人士,均被視為中產人士的就業職位。在 一年這些中產職位佔就業人口的 三成。到 九年這些職位數目增至三成四。從這些數字,也看不到中產職位在 萎縮。

## 政府經濟政策責無旁貸

收入和職位沒有減少,但這能否說明香港的中產,就沒有出現下流化的問題? 冷冰冰的統計數字,僅能反映數量,卻不能看到質素。每天晚上繁忙時間過 後,地鐵車廂仍然擠壓,人們不是遲放工,就是忙攤修。工時長、壓力大、安 全感低、焦慮感強、對前途迷茫、奔波勞碌、為口奔馳,這些都是香港中產階 級的生活寫照,但肯定不是中產所追求的生活質素。

港大的黃紹倫教授,以受訪者的自我感覺,問他們屬於哪一個社會階層的方法,來了解下流化的現象。由一九九七年至 六年,自我認定為「中層階級」的受訪者,由一九九七年的四成二,跌至 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四點七。而認為自己是「下層階級」的,卻由百分之十八點四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八點七。在調查的九年期間,有近一成的受訪者,感覺到向下流動,反映市民「自我感覺是極不良好」。

香港在回歸後,雖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經濟衰退,在沙士過後,經濟復甦迅速,人均收入由 三年的十八萬七千六百港元,上升至 八年的二十五萬二千元,但香港中產人士的工資中位數,沒有顯著上升。香港貧窮人口,更是不跌反升。上車置業,本是躋身中產階級重要標誌,當今樓宇價格瘋狂,與市民收入完全脫節,一般中產只有被逼停留在蝸居的噩夢。

香港的中產下流化,除了與全球化和區域競爭等外圍因素有關外,特區政府的

經濟政策,也是責無旁貸。面對競爭,各地政府積極發展新產業,為國民拼經濟,謀就業。但特區政府長期以自由經濟為託辭,逃避經濟發展的重任,單靠金融地產業養活七百萬人,政策向財團靠攏,退休高官更以躋身財團開展第二事業為樂為榮,任何觸動大財團既得利益的改革更是動彈不能。今天香港產業單元化,就業職位合約化,中小企被邊緣化,中產人士下流化,基層市民貧窮化,社會矛盾尖銳化,與極少數財團壟斷了香港經濟命脈,獨享了大部分的經濟發展成果,有極大的關係

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十日,旋即成立了中產階級專責小組。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,是報告中多次強調,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才有強大的美國的訊息。在特區政府心中,香港的「強大」,是建基於中產階級,還是少數的財團?這個答案,恐怕才是今天香港原地踏步的深層次原因。

鄧咏駿 新論壇理事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